

妓魂

吉林人民出版社
尹承俊／译 李茂杰／审定
韩国挺身队研究会／编

韩国十九名慰安妇的亲身经历



妓 魂

——韩国原 19 名日军慰安妇的亲身经历

尹承俊 译
李茂杰 审订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妓 魂

——韩国原 19 名日军慰安妇的亲身经历

尹承俊 译

李茂杰 审订

吉林省供销社学校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外文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18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ISBN 7-206-02211-1

G·497 定价：9.80 元

中译本序言

在日本帝国主义战败近 50 年的今天,在日本韩国和中国都相继发现了日本侵略军在其政府的支持下,抓捕青年女性充当随军妓女的大量事实。特别是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和挺身队研究会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访问,编辑出版的由 19 名日军军妓亲自揭露和控诉日军暴行的证言集,是我们所见到的第一部有关日军军妓的重要史料。这些再现当年历史真象的证言,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亚洲国家和地区进行疯狂侵略的同时,着重揭示出如何抓捕、诱骗善良的青年女性,迫使她们充当日军军妓,受尽了非人道的践踏和摧残,使她们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残害,读后令人发指。

从证言集中所揭示出来的大量事实中,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驱使本国军队实现其独霸亚洲、称霸世界的战略目的,以稳定“军心”,效忠日本天皇为由,把抓捕日本国内和占领地的青年女性,迫使其充当军妓,作为国策来推行,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为了使中国读者能够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军妓政策的真实历史,同时,也为了供史学界同仁作为研究参考,现在把韩国挺身队问题协议会和挺身队研究会所编的证言第 1 集全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相信这本书能够在揭示、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李茂杰

1994 年 8 月 27 日于长春

简 介

这本书是目前尚健在的日本军队慰安妇的证言集。这本证言集是在约70余名国内申告者中选定本人记忆很清楚，其内容又与历史资料和文献相对照的19名，整理记录了她们的证言。今后我们还将更加积极地寻找国内生存者，挖掘更多活生生的证言，同时还要向未能回到故土的国外生存者进行采访，整理其证言。

照片及其说明：略

挺身队研究会会员名单

姜贞淑：岭南大学女性学讲师

高惠贞：挺身队研究会编辑主任、韩国女性民友会编辑委员

金诚姬：美国斯坦福大学研修英国文学博士课程

徐银庆：梨花女子大学史学系毕业

安炳直：汉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安英善：梨花女子大学女性学讲师

山下英爱：梨花女子大学研究生院研修女性学博士课程

余顺珠：梨花女子大学研究生院修完女性学课程

奥山洋子：东德女子大学日语日本文学教授

尹美香：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干事

尹贞兰：崇实大学研修史学系博士课程

尹贞玉：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联合代表，前梨花女子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

李尚花：梨花女子大学研究生院女性学系毕业

郑振诚：挺身队研究会会长、德成女子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赵惠兰：世宗大学女性学讲师

挺身队研究会地址：汉城麻浦区合丁洞

426—4（电话：323—9201）

发 刊 词

据说，最近有一位住在汉城的老太太，夜间作恶梦时，被自己的怪叫声惊醒。梦中，她用双手双脚使劲儿推开像野兽般地扑过来的日本军人，拼死反抗，最后发出一声怪叫而惊醒。

有一位年轻的妇女住在日本，孩子在日本人学校读书。一天，学校让孩子的妈妈登校见见面。于是，这位妇女去学校见了老师。老师问：你的孩子为什么不像别的韩国人那样取日本式姓名？这位孩子妈妈回答说：“因为我们是韩国人，所以用韩国人姓名”。日本人老师就说：“那就到韩国去生活吧”，说着扭身就走了。

冷战已经结束，韩国与许多共产党国家建交了，我们可以去俄国，也可以去中国。但还不能去我们国家的北方。根据联合国 PKO 法案，日本军队被派到了柬埔寨。据说，这些日本军队的行囊中藏有避孕套。另外，日本还不顾非常麻烦的世界舆论，从法国进口钚。

解放后已经过去了 49 年，1965 年签订日韩协定以后也已过去了 28 年。据说，如今日本对其军队慰安妇问题正酝酿一种解决办法，即对昔日的慰安妇，准备提供一种所谓“生活基金”之类的东西作为代替赔偿的一个措施。日本不想按照我们所要求的那样澄清事实真相，而是想要采用这种极其简单的方式，敷衍了事。如是，解决问题则必然更费时间，而日本在国际上将会更加丢脸。

迄今为止，还没有从历史上处理这个问题，对此我们也有责任。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朝鲜

妇女之所以成为日本军队的慰安妇，纯粹因为她们是亡国的朝鲜发女。可以说，日本在朝鲜实行“从军慰安妇”的政策，是其侵略朝鲜政策的集中表现。因此，我们应当认为她们蒙受的痛苦代表了全体朝鲜人身上的枷锁。然而，迄今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她们所蒙受的痛苦和屈辱也就是我们自己蒙受的痛苦和屈辱。这也许是由于我们头脑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关于女性的贞节意识作怪的缘故吧。

只要我们不把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当作是我们大家都共同经历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从“军队慰安妇”这样的枷锁中摆脱出来。因为自主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如果当事者不主动去解决，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主与自由。

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现在联合国也站出来了，但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钥匙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的国民和政府应当认识到这个痛苦就是我们自己的痛苦，并了解其真相。上面已经谈到实行“从军慰安妇”的政策是日本侵略朝鲜政策的集中表现，如要这个问题开始得到解决，那么在被侵略时代的女子勤劳挺身队、征用、征兵、志愿兵等一切问题就都能逐步得以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说，弄清事实真相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当务之急。要弄清事实真相，从过去的报纸或公文中发掘资料当然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则是曾经被迫充当过军队慰安妇的当事者们的证言。她们正是活着的资料，她们作为那个时代的受害者，现在尚健在。她们的身心还残留着种种疾病……

尽管如此，由于这个问题未曾公开谈及而一直被掩盖着，到了解放后已经过去49年的今天，日本男性还公然来我国作性观光旅游，而我国女性又去日本卖身。

当然，向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的妇女们探询她们在慰安

所里的经历是件痛苦的事情。但是，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她们个人的问题，而首先是全体女性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的问题，也是全人类的问题。我们若要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生活下去，那就必须彻底地摘掉这段屈辱历史的帽子。因此，即使再痛苦也得让她们开口讲出来，以便我们、日本以至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够了解其真相，从而共同感受其痛苦，并且把这些事实真相在历史上清楚地记录下来，以免这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于是，作为记录历史的一项工作，我们现将日军慰安妇的证言集公诸于世。她们向世人坦率地讲述自己过去的那种勇气，以及耐心地回答挺身队研究会会员们反复询问的那种忍耐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特此向她们深表谢意。另外，研究会会员们也充分地表现出了追求正义和人权的精神以及对日军慰安妇的深切爱心，对此，我们也表示衷心地感谢。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出版证言集。这次出版的第一卷也许有某些不足之处，但它首次问世，则使我们感到它很宝贵。我们期望这一卷书能够成为我国、日本以及全世界的人们得以了解人的另一侧面的一个契机。我们也希望这一卷书能够成为一根鞭子，不仅是今天的而且也是明天的一根鞭子，让它不断地鞭策人类，保证人类历史上不再重演这类事情。最后，我们尤其期望这本书能给我国同胞以极大的冲击，使得他们在这个不断变动的世界史上能够正视自己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始终站稳立场。

1993年1月1日晨

尹贞玉

参加调查活动的感想

我参加这个调查活动的动机是非常单纯的。我原来研究的具体课题虽然与此有所不同，但同样是研究这个时代的问题。因此，我本来就希望了解军队慰安妇和真相，另外，还担心现在是否真正了解军队慰安妇和女子挺身队的真相就急于想处理这个问题。我个人已从去年春天开始搜集研究已有的资料，还搜集《每日新闻》和《京城日报》登载的有关女子挺身队的报道，但我认识到仅凭已有的研究资料，还不足以判明军队慰安妇和女子挺身队之间的关系。

由于有关女子挺身队问题的资料比较丰富，它本身又不是秘密的团体，所以容易了解其真相。但是，军队慰安妇的问题却与此大不相同，仅凭已有的研究资料，弄不清其真相的地方就太多了。于是，我切实感觉到若要更加透彻地了解军队慰安妇的真相，就必须对现在仍健在的原从军慰安妇进行调查。

打开去年的手记一看，发现有这样一条记录：“6月10日9时，全铁亚岬站站台”。在那里，我曾会见郑振成教授，一同去访问原设在亚岬洞的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那时，以尹贞玉先生为首的挺身队研究会会员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到来。10时左右，调查会议开始了。我听取迄今为止的工作经过的介绍，了解到调查工作还处于初期阶段，会员也正在陆续得到补充。我也是那时被补充进来的新会员。但是，我作为一个新手，还不能只是跟着干研究会已经开始的工作。无论是从年龄和研究经历上看，还是从时代需要上看，我不能不负担起对新手来说不太合适的任务。首先要拟定出调查要

目、军队慰安妇和女子挺身队的活动年表，并共同进行研究，同时还要带头从事一面整理研究资料目录、一面搜集资料的工作。现在，回顾一下这些工作，虽然也有进展迟缓的方面，但总的来看都是如期完成的。由于作了这些工作，各位调查者对军队慰安妇和那个时代的情况都有所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能够顺利地从事调查工作。在实际调查过程中，我们更加认识到：要调查军队慰安妇这样复杂的问题，就必须做好事前的准备工作，事前必须具备有关这一问题的知识。

继续查看手记，从6月10日以后到9月中旬为止，几乎每周都有“零时，挺身队研究会”的记录。会议开始的时间多是上午10时和下午2时，场所大都是设在挺身队协议会办公室和新落成的大楼内的研究室。现在回想一下就会记得调查者都是相当热心地从事调查工作。从上午10时开始到晚上6点钟一直进行研究调查工作的也不只是一两次。在研究过程中，最难办的问题是证言者的陈述在逻辑上，前后矛盾的事情相当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估计是各种各样，诸如因为是近50年以前的事情，记忆错了；对不愿提供证言的部分加以省略或者适当地马虎过去；那个时代的情况或许超出了我们想象的范围。其中最使调查者头痛的是，证言者故意歪曲事实。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每个调查者都努力同证言者结成亲密的关系，以克服那种困难。这样做，大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然而，有时也不得不中断调查工作，出现这种情况时，就只好相约下次再作调查。

本书19人的证词，是我们完成调查工作之后，对其可靠性具有充分的把握，所以现在才公诸于世。在我们调查者之间，虽然在调查初期有时调查态度各有不同，但是最后大家都赞成这样一点，即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最大原则。因为大家

都意识到军队慰安妇的问题是同过去殖民地时代我们民族蒙受的耻辱中最大的耻辱相关的问题，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同小可的重要问题。因此，只有彻底地弄清事实真相才是我们对待这个问题必须遵循的最大原则。为了如实地把握真相，我们对每一个证言者大致都进行了五、六次以上的面对面的调查工作。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努力排除证言中那些逻辑上不合理的部分，凡是能用已有的记录资料加以认证的部分，我们几乎都加以确认了。尽管如此，我还不能断言这个调查是毫无不妥之处的。因为将军队慰安妇这样非人的生活经历，毫无保留地提供证言，无论对谁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并且，我感到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困难的调查工作，本身也是很勉强的事情。我期待着有些不足之处将通过今后更加深入的个别调查得以弥补。

参加这个调查工作，我个人的收获无疑是很多的。当然不能说一一对现在还健在的原军队慰安妇进行调查，就了解了军队慰安妇的全部真相。并且，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已有记录资料中根本找不到的真实情况非常多。对这一点，将在“解说”中作出详细的说明，故在此从略。但最后我想指出这样一点：通过这一调查，军队慰安妇和女子挺身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明确了。这点与如何理解1937年中日战争以后的殖民地体制问题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今后的调查工作中，还应当继续注意这个问题。

1993年1月

安炳直

目 录

发刊词	(1)
参加调查活动的感想	(4)
解说：军队慰安妇的实况	郑振诚 (1)
不堪回首的记忆	金鹤顺 (15)
跟随军队转移	金德珍 (27)
真是天大的怨恨	李英淑 (38)
死也不愿意干那种事	何顺女 (48)
脸上涂黑逃出来	吴伍璜 (57)
他们用刺刀挑开我的内衣	黄金珠 (63)
一天最多接待 50 名日军	文弼祺 (75)
怨恨死了，还我青春	李瑛洙 (86)
12 岁就被抓去	李玉芬 (96)
把人压得连肠子都像要崩出来似的	文玉珠 (108)
每周要接受一次性病检查	李顺玉 (124)
有的日军一小时扑过来好几次	李尚玉 (136)
阴道肿得好像要翻出来似的	李得男 (150)
这下也许就死在这儿了	李龙女 (162)
我最讨厌洗避孕套	金泰善 (173)
日军多得像蚂蚁搬家一样	朴顺爱 (182)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崔明顺 (195)
悲惨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说清	姜德庆 (209)
得了性病就打 606 号针	尹斗里 (221)
日军队慰安妇年表	(232)
编后语	(254)

解说：军队慰安妇的实况

——郑振诚

调查经过

关于对我们国家痛苦的历史即殖民地时期的研究，目前还仍然处于初期阶段。在这种状况下，对我们民族所蒙受的灾难的自觉性，现在正从社会底层中重新崛起。在这种形势下，最近几年来掀起一个社会活动，深刻地提出了军队慰安妇的问题。这个问题与那些注重要求给被害者予以赔偿的原子弹被害者、军人、军内职员等殖民地时期的其他被害者问题不同，当前这个问题的着眼点，首先在于查明事实真相。这是因为这个问题迄今一直被埋没在历史的阴暗角落里，没有得到澄清。

在最近几年中，通过被害者的证言以及在日本和美国等地发掘出来的日本军队“绝密”文件，军队慰安妇问题的原貌，逐渐被揭露出来。但是，仅靠迄今为止的证言和文件资料，还远远不能弄清其真相。由于大部分文件资料是由日本军队和政府拟制的，因此作为我国来说，若接近这个问题，可能而首要的途径则是充分地挖掘那些被害者的亲身经历。她们活生生的经验之谈，不仅能重新确认已有文件资料所透露的事实，而且还能暴露出迄今尚未揭露的历史事实，从而还可以导致挖掘出新的文件资料来。

出自于这样的目的，挺身队研究会（1990年7月成立），从1992年7月开始，对于已申告到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1990年11月创立，以下简称挺对协）的原慰安妇进行了调查。向挺对协提出申告的原慰安妇，截止1992年12月末，

幸存者有 55 名，死亡者有 55 名。挺身队研究会 10 余名会员，从 4 月开始接触有可能取得联系的 40 余名原慰安妇。除去在调查过程中不愿意谈及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和因证言十分含混不清或者说话前后不符而难以调查清楚的人，最后完成调查工作的就是登载于本书的 19 人的证词。现尚生存的原慰安妇都已年迈。由于她们在那个时代身处逆境，现在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在记忆中大部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为了启发她们提供更加清楚的回忆材料，挺身队研究会会员们一方面参考了有关日本军史、战争史、朝鲜殖民地史等方面的资料，对此期间发掘报告中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军队文件资料及证言材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同时继续与原慰安妇进行了面谈。如此致力于求得证言内容的正确无误，研究会会员们对自己所分担的每个调查对象原慰安妇，分别进行了 10 次以上的面谈。

迄今为止，不仅在我国，而且在日本也出版了许多关于慰安妇亲身经历的短篇报告。其中，既有调查水平较高的，也有其可靠性有问题的报告。鉴于这种情况，挺身队研究会对调查对象进行了反复多次的面谈，直到确信其内容十分可靠为止。调查程度究竟如何，敬请各位读者做出鉴定。在此，我们只想指出这样一点：在调查她们如此痛苦经历的过程中，我们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坚持了客观的态度。

慰安妇的出身

据估计，日军慰安妇的总数约达 8 万至 20 万人，其中朝鲜人慰安妇占居绝大多数。那么，她们都出身于什么阶层呢？

家庭经济状况：大部分出身于规模极小的自耕农、佃农

或者农村的商店、杂役等劳动的家庭。除了2名家庭有些耕地，生活状况较好之外，大部分人的家庭非常贫穷。被抓去充当慰安妇之前给人家做饭的人有5名，此外则是因家境困难而进工厂或寄居于亲戚家的人；因家庭环境极其恶劣而逃出家庭的人；被父母出卖的人等等。她们的状况是很悲惨的。

学历：作为调查对象的原慰安妇的学历与当时一般朝鲜人的学历情况没有多大差别，总之她们的学历水平是很低的。根本未受教育的人有4名；曾经上过教会等组织办的夜校的人有4名；多少上过普通学校（即小学——译者注）的人有10名。但普通学校毕业的人一个也没有。作为一个例外，只有一个人读国民学校高等科一年级（相当于我国小学五年级——译者注）时被动员参加勤劳挺身队，后来在日本被抓去当了慰安妇。

正如下述，日本政府主要是采取包括欺骗在内的强制动员的方法征集慰安妇。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引起的社会纠纷，主要从下层阶级中抓捕慰安妇。

结婚状况：只有一人在被捕以前结过婚，但这个人在被抓的当时，是独身一人住在汉城的。其余均系未婚者（包括一名文件名义上结婚者），从各种情况判断她们都是处女，而妓院出身者一个人也没有。

出生地及被抓地点：本调查对象19名除了在日本出生者和中国东北出生者各一人之外，其余17名都是南韩各地出生的，特别是庆尚道出生者占居绝大多数。她们大部分出身于农村地区。由于上述各种原因，出生地和直接被抓走的地点之间多少有些差别。汉城是主要被抓地点，在光州、大邱、釜山等城市被抓的情况也较多。这就说明，抓慰安妇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地区也广泛地进行了。

	汉城	京畿	忠南	忠北	全南	全北	庆南	庆北	咸南	日本	满洲	北京
出生地	1	1	1		1	2	6	5	1	1		
被抓地点	3				2	1	5	3	1	2	1	1

年龄：当时规定进工厂当工人的年龄，在日本是18岁以上，在朝鲜是17岁以上。^①但就军队慰安妇来说，是没有统一规定的年龄限制。只是1940年曾规定在中国驻屯军中充当娼妓年龄为16岁以上。^②

在大部分军队文件中出现的慰安所规定都未涉及慰安妇的年龄。本研究会调查的原慰安妇中只有一人提供证言说，她11岁时被抓到台湾进了慰安所，但据说是满15岁以后才准予充当慰安妇，因而先干了一段时间的杂活。除此之外，似乎都没有考虑到年龄问题。慰安妇被抓走时的年龄都很小，除了上述11岁被抓走的例子以外，未满16岁者有3名。其余大都在16岁和17岁以上。

年龄(岁)	11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人数(名)	4	1	2	5	4	2	2		1	1

调查结果表明，年龄限制的规定只是在一部分地方实行，即或是有规定，也只是形式而已，实际上并没有遵守。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在朝鲜被大批地抓走的都是年幼女性。

动员方式

用何种方式动员军队慰安妇的问题，现在成为韩日之间

^① 山下英爱：《关于韩国实施近代工厂制度的研究》，梨花女子大学研究生院女性学系硕士论文，1992年。

^② 吕集团特务部《吕集团特务月报》1940年。